

人生况味

慧子姐的烟火

■ 离响

又是一个冬季，慧子姐真正忙碌在自己的咖啡店里面已经有了一年多时间了。

两年前的冬季，我在银行学校的一栋家属楼里见到了正在烘咖啡豆的慧子姐。素衣，深绿色的围裙，黑发挽成髻，皮肤白皙，笑容温暖，亲切得让人想吐露心事。

这套房子是慧子姐的私人咖啡工作室，一面墙是木工书架，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整洁的书籍，主要是社科和文学书籍，还有一些关于心灵成长的畅销书，很多书我听过名字，自己都没买，因此我对慧子姐的喜欢又深了几分。

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在慧子姐的工作室里消磨了一个下午，喝咖啡，吃甜点，又吃了晚饭才离开。

不久后，我遇到了人生中非常艰难的事情，慧子姐偶然听说我的遭遇，没有多余的打探和劝说，只是大老远地给我送挂耳咖啡，都是花魁，以至于我一直对花魁情有独钟。我给她转钱，她一概不收，我心里温暖又感恩。在那个冷风冷雨的春节期间，我冲泡着慧子姐送来的咖啡，带着酸苦气息的花香带给我美好体验的同时也给了我启示。

那年春季过后，我重拾了自己的人生。慧子姐的咖啡店也装修得七七八八，一样的素白主色调，简洁时尚，有点儿佛系。

咖啡店试营业后，我经常去，自然地就跟着慧子姐学习咖啡知识，渐渐地自己也上手冲，在这安静专注的操作中，我疼痛又慌张的心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安放。

咖啡馆的桌上总有鲜花。店里的咖啡杯大都是慧子姐请景德镇的师父专门烧制的，一样是素白的颜色，对我来说只是用手触摸这些杯子都是一种治愈。

客人来来往往，脸上总有笑容，来咖啡馆的客人大多是常客，进门如没见到慧子姐，总会先问一句“慧子姐”呢？成熟男士喜欢曼特宁，女客来了一口气能喝好多种，年轻的男士有包容性，会让慧子姐推荐。新客第二次来就变成老客，会十分自然地坐到吧台旁，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，一不留意就能在这里消磨好几个小时，在没有压迫感的闲谈中找回了松弛感，走出咖啡馆又奔向忙碌的生活。

在我的认知里，慧子姐的咖啡店走的是执着的国际化的路线。今年炎夏的时候慧子姐去上海学习，世界级的咖啡大师全程英文授课，不会英语的慧子姐坚持了下来，并通过了严苛的考核成了一名世界级级别的咖啡测评师。她对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专注和努力让我佩服，也带动了 my 阳光向上好好生活和工作的愿力。

慧子姐因为爱情来到了海南岛，后来爱情走了，当初的爱人去了他乡，她留在了岛上，多年奋斗，有了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生活的物质能力，就决定把余生的时间都用在咖啡上。

我没走过世界，却在慧子姐的咖啡馆里把世界上的好咖啡喝遍了，脑子里有一条地球上完整的咖啡带，这些山间植物果实所散发的香气都在我的味蕾深处。我还知道海南咖啡豆用100℃的高温与80℃左右的温度冲泡出来最好喝。慧子姐的咖啡店装得下世界上最有品质的咖啡，也收容了咖啡客人间烟火的情绪。

文艺随笔

“画绝”顾恺之

■ 姚秦川

近日，读了些许关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（348年—409年）的文章，颇为回味。

顾恺之，东晋著名画家和绘画理论家，擅长诗赋、书法，尤善绘画。他以杰出的绘画才能，赢得了当之无愧的“画绝”称号。

在创作人物画时，顾恺之善用眼睛来传神，他认为眼睛的神采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标志，所以特别注重点睛，他曾坦言，“点睛之节，上下、大小、浓薄有一毫消失，则神气与之俱变也。”由此可见，他对点睛之笔的重视程度。

据唐朝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记载：晋哀帝兴安宁间，建业瓦棺寺初置，寺中主事僧人向京城士大夫募捐。当时，一般人认捐多在十万钱以内，可轮到顾恺之时，他却写下布施百万的“豪言壮语”。面对这种情景，大家都嘲笑顾恺之在说大话。

时间不长，寺僧要求顾恺之兑现他当初的承诺。此时，一些不怀好意之人开始等着看顾恺之的笑话。顾恺之好像一点也不担心，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，在墙壁上画出维摩诘一躯。到了画像正式完工那天，顾恺之当众给维摩诘点上眼珠，顿时，画面上的维摩诘像活了一样，光彩照人，满寺生辉。之前那些等着看顾恺之笑话的人此时也不免啧啧称叹。没多大工夫，众人便帮忙捐足了一百万钱。此事一经传开，令顾恺之名声大振。

因为善于在作画时用眼睛来传神，所以顾恺之往往将人物像绘成后，几年不画眼睛。人问其故，他则风趣地回答：“一画眼睛，人就活了，还是让他多休息一下为好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曾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眼睛有恙，顾恺之为其画像时，采用了“飞白”技巧。“飞白”是书画创作的一种手法，即在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，给人以飞动之感。这样一来，殷仲堪的眼睛看上去就有了“飞白拂其上，使如轻云之蔽日”的效果。

而顾恺之在为裴楷画像时，在其面颊上添了三根毫毛而更显栩栩如生，后人称赞传神之笔，谓之“颊上三毫”。如此别出心裁的作画风格，真是令人赞叹不已。

立冬之后，到底冷了。风也多了起来，细如针尖，钻进人的棉衣里，也钻进树梢山头。只要不是晴天，空气里总隐隐透着一抹雪意。小雪、大雪、小寒、大寒，雪意越来越浓，先是起云，再是起风，风吹动杨枝、吹动松枝、吹动地上枯黄的野草，继而风大，呼啸复呼啸。雪子开始落下，细细碎碎一颗颗晶亮，散在屋檐下，从松针上滚到山沟里。山沟是最先白的。那白是灰白，然后浅白，终至纯白。

雪开始下了，虚虚积起来，伸手一蘸，指尖染有一层棉絮。树梢白了，瓦片白了，继而天地一白。弯弯绕绕走过弄堂走过小路，眼前是黑白的世界，也是黑白的味道。雪静静下着，四野一片白一片黑。除了雪花飘落时一种轻软的簌簌之音，听不到一点声响。古老的砖木建筑，幽微光线淡得寻不到前尘往事。黑夜睡在白雪里，幽静而壮美。

喜欢在旧式古屋的窗后看雪，看腊月的雪，一夜不绝。晨起的炊烟显得孤寂清冷，雪浸透了烟窗近处的屋顶，瓦片湿漉漉的，越发灰暗，一直灰暗到眼底。庭院外樟树叶子上上的雪积得太厚了，忽地倾下来，打在鱼鳞瓦围墙上，四散开，惊得竹丛里的几只鸡四处闪躲，抖开翅膀复又卧下。竹枝上的雪也厚了，在北风里泻过，冬天的样子弥漫整个旧式的庭院。

在旧式古屋的窗后看雪，从冬雪看到春雪，从少年看到中年，雪冷雪白。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似也可以改过来看雪：少年看雪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看雪客舟中……而今看雪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

冷冬，几个人把盏闲话，无所事事，一扭头，下雪了，是初雪，细细碎碎飘着，如丝如绵，在檐下，在窗下，一片素白遮远韵。雪飘过树梢，飘过屋檐，轻轻黏在地上。茶一口口喝得淡了，雪却越来越大。一夜风，一夜雪，清晨起来，庭院、野地、村坡一片白。风别太久，逢雪有愁思：白日银色铺地，离送冰雪，心有愁消息。

倘或是江南小巷逢雪，撑把油纸伞，徘徊又徘徊，放慢步履，由着足底敲响微冻的

名家专栏·大地岁时

立冬之后

■ 胡竹峰

石板，“咯崩”脆脆声，每一步仿佛踏进山水画。薄如轻纱的冷雾弥漫远山，红墙黑瓦的老房子越发安谧。走进巷深处，看看头顶窄窄的半月天，不知不觉，心神凝进了古典的世界。

乘舟泛清流，相逢寒江雪，大抵行旅中了。两岸青松镶玉，白绿相叠。干脆停了顺水直下的扁舟，借一袭蓑衣，一顶斗笠，一弯鱼钩，纷纷飘雪中独钓泓波，兴许能碰上一尾鲜鱼。且移船靠岸，支炉火，烹肥鱼，将几枚小钱换一壶浊酒。听艄公扯扯水里的掌故，谈谈乡野的趣闻，足以消解一切岑寂。

山中逢雪是猎户，肩头枪尖挑着野味，腰间的皮囊装有响箭。雪壮英雄胆，听得俚曲分外脆亮，山歌格外雄浑，那人大踏步奔向森林深处木屋。雪愈下愈大，窗外乱云低薄暮，急雪舞回风，屋内和暖如春，松花轻爆，烤肉流香。男人笑憨憨看着心上人红扑扑的双颊，虽是荒山木屋，却别有一番温馨。

山中逢雪的还有隐士，午后得闲，携琴与友清谈。闲处光阴易过，推门欲走，天色已变，已是彤云密布，飞雪连天。只好返身回屋，添茶换香，继续那一盘未完的残局，

夜间靠着炉火在木榻上和衣而眠，只等鸡鸣唤醒。

雪花大如席，关上柴门，斜刺刺歪在炕上，手执一卷文章，红泥火炉托一罐野味。少顷，满屋生香，少不得做些馋虫状。耳听着朔风敲磕着临风的矮窗，就着尚有余温的炭火，烘烘手掌，敲冰研墨，一阙新词在纸上墨色淋漓。

春意迷离，乍寒未暖时逢雪，不妨丢开伞，迎着吹面微寒的风，没遮拦信步溜达，走入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”的诗境。春雪很细，不成片，悄无声息笼罩山河大地，有一股薄薄的冰凉渗进体内。于是躲进暖意盎然的楼阁，熨熨头发，盈掌滑腻，雪味扑面而来，浑身上下一片清爽。

画堂晨起，来报雪花飞坠，不妨学学风雅古人，高卷帘栊看窗外一川雪景。等肚子饿了，弄几盘小菜，烫壶酒，或独酌或者三五友人共饮。白雪飞花乱人目，樽中有酒可消愁，饮到情浓，纵兴高歌，看“蝴蝶初翻帘绣，玉瓦玉，齐回舞袖”，岂不快哉？

最怕的雪，孤灯一人，恰逢生病，衣衫单薄，用被子裹着冷得发抖的身体。“黄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风雨雪恨难裁”，雪越下越大，让人格外心慌。想到“弟寒兄不知”的困窘，庭前虽有玉树可看，灶上无米肉下锅，只得强自宽慰：雪明天就会止的，冬深春已近。然“乱山残雪夜，孤烛异乡人”，任是铁打的汉子，也不禁暗自伤怀，泪湿衣襟吧。

小时候喜欢玩雪，现在是看雪，看雪比玩雪格调高。但玩雪有一片灿烂一片天真，常常令人怀念。有年春节从乡下回城，一路看雪，不亦乐乎。早春之雪比初雪的花更美。坐车看雪，仿佛走马观花，洋洋乎喜气。坐在车上，大地一白，春雪连绵两路，心境甚好，大有“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欣然。

雪可以听，雪也可以听，在静中。在暗夜的静中听雪，倘或是瓦屋，听觉上总是一种诗意。总觉得那些飘动的雪影是夜里浮动的暗影，幽幽然消散而下。

院子里无风，躺在床上，可以听到屋顶上与窗外雪花落地，开始是绵密的木墩墩的声响。不多时，雪积得铜钱厚了，声音越来越小，四周越来越安静。一扭头看见隐默于夜色中的树干，冰雪在窗灯里氤氲。冷飕飕的风刮过，家家户户关紧木门。灯火下，一张桌子，一只火炉。虽然未能围炉夜饮，一个人，一本书，一杯茶，却得独处的自适。

听雪听风听雨听水听鸟鸣听蛙声，这种美感与惬意常见于古人诗文书画。古人诸多雪景里，有山有水，多有一人，或抚松或坐石或驾舟，或隐于窗后或坐于案前。此人是画家自己，身处画中看雪听雪。

黄公望画《剡溪访戴图》，层峦叠嶂，峰岭竞立，陡峰雄奇壮观，直插天际。山下是蜿蜒曲折的剡溪。小舟上，船家用力划浆驶离村落。山麓处村舍错落，屋内空寂无人，庭院盖着积雪。这积雪遥遥呼应王维的《雪溪图》，江村寒树，野水孤舟，白雪皑皑，天浑地莽，一片寂静空旷。这是天地之雪，也是人间的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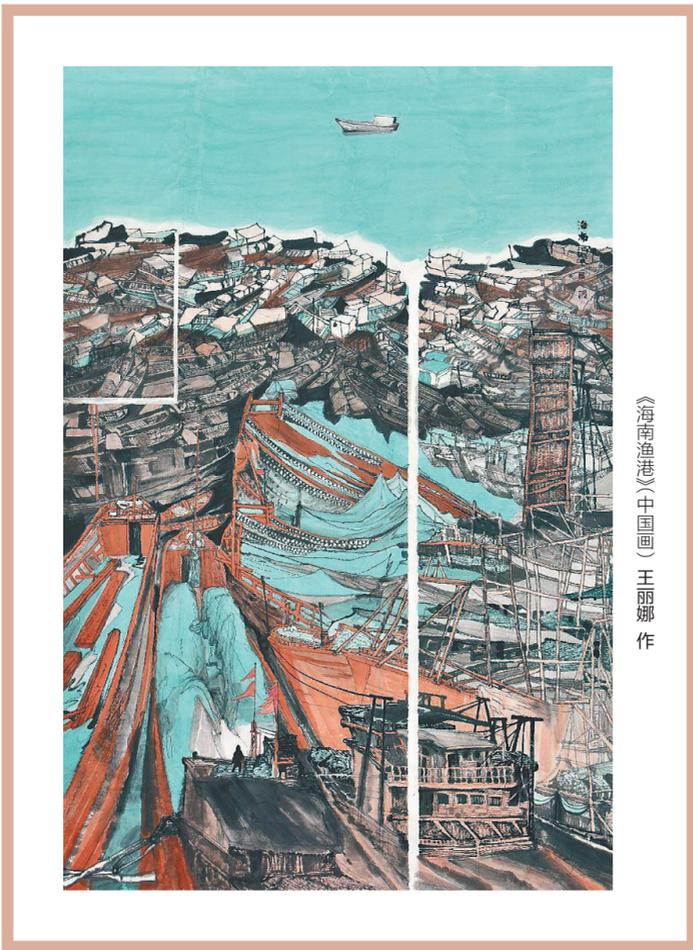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画雪，雪景极其铺排，人却微小，几近于无，常有舟船。譬如赵佶《雪江归棹图》、王诜《渔村小雪图》、高克明《溪山雪意图》，况味如《前赤壁赋》所云：“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哀吾生之须臾，羡长江之无穷。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。知不可乎骤得，托遗响于悲风。”

如梅花样者凿取之。候煮熟，乃过于鸡清汁内，每客止二百余花，可想一食亦不忘梅。”梅花汤饼的做法实在高雅，要用浸透白梅花和檀香末的水来和面做皮，还要用五分铁凿将皮做成梅花的样子，煮熟后，再放于鸡汤内，且限量出售，令人回味。

不仅如此，古人还拿梅花来制作一种茶汤，谓之暗香汤，又名“汤绽梅”。明高濂《遵生八笺》里有描述一款暗香汤的制作方法：“梅花将开时，清旦摘取半开花头，连蒂置磁瓶内，每一两重，用炒盐一两洒之，不可用手漉坏，以厚纸数重密封，置阳处，次年春夏取开，先置蜜少许于盏内，然后用花二三朵置于中，滚汤一泡，花头自开，如生可爱，充茶香甚。”在明朝徐春甫《古今医统大全》的九十八卷中也记载了暗香汤，功能主治，调脾胃。中医理解，梅花性平无毒，疏肝理气，和胃止痛。

更绝的是，士大夫在雪地梅花下饮酒写诗，平民百姓则采梅花来腌制小咸菜。把白菜剁碎，泡在清面汤当中，加入姜末、小茴香末等进行腌制，再投进一小撮梅花，成品就美其名曰“不寒齋”或“梅花齋”。《山家清供》记载：“南宋高宗吴皇后性恭俭，每至治生菜，必于梅花取落花以杂之，其香犹可知也。”同时还记载“梅花齋”（齋是将芳香蔬菜捣成稠酱状的一种开胃小菜）的原料有姜、椒、茴、萝，在其中“入梅英一掬”。相信嚼粥时来一碟这样的小咸菜，一定别有风味。

隆冬品梅花饊，是古代文人一件最风雅不过的乐事。沈复《浮生六记》的《闲情记趣》中专门记了芸娘所置梅花盒：“为置一梅花盒，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，中置一只，外置五只，用灰漆就，其形如梅花，底盖均起凹槽，盖之上有柄如花蒂。置之案头，如一朵墨梅覆桌，启盖视之，如菜装于花瓣中。”单是器具都这样精巧雅致，菜品自然秀色可餐，赏心悦目，诱人食欲。这样的人，一定热爱生活，心怀幸福。



《海南渔港》(中国画) 王丽娜作

风物与意

梅花入饊

■ 钟芳

餐。句里略无烟火气，更教谁上少陵坛。”采来一罐雪水，放进一点白梅果肉，让雪水带上酸香，然后把新摘的梅花浸在雪水当中，腌染上一点梅酸味。经过一夜之后，将梅花捞出，再用蜜腌，便是一道下酒好菜，其清雅风韵，不逊雪水煮茶。

宋人林洪所著的《山家清供》中记有一种叫“梅花汤饼”的点心：“初浸白梅，檀香米水，和面做馄饨皮。每一迭用五分铁凿

诗路花语

装满春天的眸子(外二首)

■ 李明刚

穿越雨幕的凝视在菠萝园起伏
迫不及待地寻找，菠萝园让出辽阔
雨水还原了土地的色彩
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菠萝果
挺起湿漉漉的季节
菠萝园里眼神交错
一个女孩黑亮的眸子
装满大地的果实和芬芳
尽管绿叶间还流淌着些许迷茫
但我知道
这是一个真实的春天

◎第八种颜色

北风，铺天盖地卷过原野
南方的雨水被收割干净
红土地的七彩田园
敞开心怀接纳初冬的阳光
撒开棱角青涩的果皮渐渐变黄
大卡车顺着鸟鸣声奔到田头
青椒采摘现场，是乡村自导自演的丰收剧
风中飘扬的红旗中
成为初冬田野的第八种颜色

◎大地丰盈

白雾散去
千万棵金菠萝用饱满的果实
致敬太阳
流经菠萝地的小溪
流过昼夜的喧闹和宁静
黄鹂鸟的歌声，唤起
劳作之人内心的美好
一个女孩走出菠萝园
她手里握着两个熟菠萝，像秋天的眼睛
女孩映在溪水的脸庞，笑容生动
她凝视的眼神
像极了初为人母凝望初生儿
这个秋天，她内心丰盈
就像眼前硕果累累的大地

走进海尾湿地公园

■ 倪俊宇

这是一卷温婉的抒情诗
鸕鹚，苍鹭，紫水鸡……
众多同一偏旁的词，诗意灵动
飞翔的舞蹈，欢快的嬉戏
翠荫下，流淌祥和的音韵
深化了绿色家园的意境

这是一部柔美的交响曲
风箫，溪琴，虫吹笙
岸树扬高腔，水草奏低音
振翅轻荡声晌，被翩翻洒啾唱……
多声部生动风晨雨夕
放飞着大自然自由的畅想

这是一轴悦目的彩墨画
草木青，涟漪碧，铺成背景
工笔描出茼蒿芦白莲花红
再绘落叶铺地毯的木麻黄
而野菠萝盘曲斜逸，是写意……
五彩斑斓尽情秀美四季时光

我真想，在亭凉里泡一壶茶
品啜夕光添彩那诗情画意
看红树丛演绎鸟群故事
听龙血树讲述远古传奇
流水潺潺，唤醒一泓蛙鸣
且倚铃声随星辰眨眼的灵光
悠悠进入静谧幽远的禅境……

石鲮鱼

■ 唐鸿南

世上还有谁能比我更懂得水性
深深浅浅的水有时明澈透底
有时混沌初开
我是知道的但我也可以不知道
逆上而下也无所畏惧
总之每次游行中的回流
已经足够让我回味一生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